

心里早已是

春天

他有丰富而独特的人生境遇，他走遍克拉玛依、走上高高的兴安岭。外表严肃的他，心里却跳动着欢乐的音符。对艺术的执著，成就他人生的灿烂辉煌，泉水叮咚，伴着他步入音乐的圣殿。

吕远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301061

· 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 ·

心里早已是春天

吕远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里早已是春天 / 吕远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4

(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 / 红孩主编)

ISBN 7-5059-4494-0

I. 心… II. 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6170 号

书 名	心里早已是春天 (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
主 编	红 孩
作 者	吕 远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	朱辉军 戴 东
责任编辑	李珊利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64 千字
印 张	7.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494-0/I · 3504
定 价	1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总 序

红 孩

我相信,人都有艺术感觉。我也相信,人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我当然还相信,人的生活无处不存在着艺术。就是说,艺术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那么,是什么东西把艺术弄得如此神圣呢?我想,该是人们对艺术的认识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爱说某某人天生具备艺术细胞,比方说这人有音乐感,比方说那人有想像力。

科学已经表明,人是有先天差异的。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人的先天差异,而忽视人后天的创造力,势必会影响对事物的准确判断。长期以来,我们一谈艺术,总是把目光聚焦在我能不能从事某种艺术上,而很少倾心于我对艺术的理解、欣赏和审美上。当下,有相当多的人非常崇尚过程的参与性,认为参与产生的美才是自己最大的艺术享受,例如唱卡拉 OK。诚然,自己如果能够直接成为艺术的生产者、表演者、创造者,那肯定是非常幸福的。然而,就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实在是一种奢望。在我们国家,直接从事专业艺术创作和表演的人群肯定有上百万人,可是,若把他们放

在12亿人口的河流里,你会发现,他们不过是整条大河里的朵朵浪花,无疑他们很光彩照人,可他们毕竟是1/1200呀!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觉得艺术神圣,艺术高不可攀,艺术家是上帝的宠儿。

如今,文化已经开始进入市场,产业化是其必然的选择。可是,文化要实现产业化,文化产品首先要完成工业化。工业化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科学技术中的“科学”里,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体自然是艺术家,他们的智慧、思想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艺术产品价值的优劣。所以,我们在努力不断地使自己从业余走向专业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要学会对艺术的理解、欣赏和审美。只有当全民族对艺术的理解、欣赏和审美水平得到普遍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才能真正体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我以为,要学会对艺术的理解、欣赏和审美,除所必须的对艺术产品本身的认识、欣赏外,还有一个直接的方式,那就是同艺术家直接对话。这其中包括直接对艺术家的接触和间接对艺术家的了解两部分。目前,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纸杂志等媒体,包括网络,都在采取直接对话的形式,把艺术家和大众以近距离、零距离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很好的贴近效果。尽管如此,我觉得这样还不能对艺术家有更深层次的认识,知道的更多的是感性的粗浅了解,是只完成了知其然,而不能或者说很难知道其所以然。

既然如此,能不能找到既可以知其然也可以知其所以然的通道呢?回答是肯定的。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阅读艺术家们自己的真实记录。当然,这种记录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也是关于生活的;不仅仅是关于自己的,也是关于他人的;不仅仅是关于本门类艺术的,也是关于另类艺术的;不仅仅是关于本民族、本国的,也是

关于他民族、他国的；不仅仅是关于现在的，也是关于历史和未来的。很可惜，除文学以外，在其他诸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书法、曲艺、杂技、影视、摄影、民间文艺等艺术门类的众多艺术家中，能做到文武兼备的人不是很多。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我们有相当多的艺术成果不能走到世界的前列，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太轻视理论，疏于总结。想想那些国内外的前辈大师，他们有几个不是艺术上的理论家呢？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在很多著名艺术家和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作为主编，我深知自己的资历和学识都无以承担此重任。但转念一想，如果自己以一个热爱艺术的普通读者来推荐这样一套书或今后几套书，我觉得意义就深远了。不管怎么说，让更多的人热爱艺术，让更多的艺术家拿起笔去写自己的艺术经历和情感经历，终究是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至于本套书选择的几位艺术家，主要是考虑他们在各个艺术门类的成就和他们驾驭文字的能力，当然，也是因为我在担任文艺记者和编辑的工作中，跟他们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字往来。我相信，在他们所从事的艺术领域和其他艺术领域中肯定还会有不少的文武双全者，只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使我们的读者在这套书中无缘与他们见面。但我敢断言，有了这第一套丛书的面世，第二套、第三套……就不会很漫长。因为，在我们的众多艺术家中，在一个营造学习型的社会里，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黄宗英、资华筠、李光羲、吕远和石维坚们。让我们共同期待着。

目 录

人物篇

心里早已是春天	/ 2
——马可同志的最后时刻	
真正纯洁的人	/ 8
——忆时传祥同志	
一个普陀姑娘	/ 14
心灵的呼号	/ 27
——读张志新烈士的歌曲后记	
曼谷一女郎	/ 30
庐山玉渊潭纪实	/ 40
从珠海到深圳	/ 44
扫墓于郎已白头	/ 52
——中山陵上的怀想	
一位可敬的日本人	/ 55

坂本先生	/ 59
吉本先生和他的宝贝蘑菇	/ 67
地平线上的博格达峰	/ 72
——写在马可同志去世二十年之际	
我所认识的郭兰英	/ 75
痛悼吕文科	/ 81
唐诃同志	/ 88

诗情篇

英雄的人民 革命的文艺	/ 93
——喜看越南南方共和解放艺术团访华演出	
乔治·埃乃斯库,我爱你	/ 98
一首令人动情和深省的叙事诗	/ 101
——读《湘江夜》有感	
爱国情感的结晶 美好心灵的激光	/ 107
——读《长征》副刊的部分诗歌	
歌曲应抒发人民的思想情感	/ 115
放声歌唱民族团结歌	/ 120
诗的战士 战士的诗	/ 123
长春——牡丹之歌	/ 128

赞《美好的赞歌》 / 131

——兼议出版作曲家专集问题

永不消失的记忆 / 134

——对泰国的怀念

大阪城下听筝曲 / 138

充满樱花幽香的音乐会 / 143

——日本东京第二届亚洲传统音乐会追记

一串晶莹可爱的红樱桃 / 147

——听刘淑芳第一张 CD 专辑有感

绝无仅有的克拉玛依现象 / 149

千禧伊始友谊曲 / 159

克拉玛依人对水的感情 / 162

难得的“音书” / 171

——《唐河行书册》序

朴素·晶莹·优美 / 174

——听南斯拉夫伊万·戈兰·科瓦契奇大学
生合唱团的演唱

自语篇

回首歌曲三十年 / 180

——《吕远歌曲选》后记

两首叙事诗的悲歌 / 188

——《理发师》和《一个共产党员的手》后记

不白——白不 / 195

两则可笑的“座右铭” / 198

我是怎样走上音乐道路的 / 201

我的北大“情结” / 205

歌剧人的痒痒 / 211

——中日合作歌剧《歌仙——小野小町》杂忆

从《克拉玛依之歌》到《克拉玛依组歌》 / 219

由《北国之春》引发的税的思考 / 227

人物篇

她用整个心灵去歌唱她对之丝毫不爽的真理，用被镣铐紧锁的双手谱写人民的未来和展示她大无畏的胸怀……

我再也不能拨通他的电话，再也不能听到他那亲切的声音。我的心里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哀。如果我们两个人必须立即走掉一个，那本该是我，而不是他……

心里早已是春天

——马可同志的最后时刻

1976年3月初,残冬已尽,春意犹迟。一个干燥而寒冷的日子里,我在门诊部看完病,慢慢向回走着。大约是自己病的联想吧,我不由得又想到了马可同志。他那时已经由于肝硬化和肝癌而住院卧床了,脸庞消瘦,颧骨高耸,面色灰黄。但他眉宇之间,依然凝聚着惯常的乐观气概,同我们谈笑风生。从他的神情上,我估计他肯定不知道自己已进入十分险恶的不治之症的处境。每次我去看他或同他闲谈时,我都竭力回避他的真正病情,怕伤害到他的意志和感情,也怕由于无法掩饰的伤感而使他人有所察觉和加重负担。但他却毫不介意,像分析客观事情一样谈论过他的症状和发展。他越是这样,我就越为我们大家将要失去这样一个好同志、好音乐家而感到惋惜,也就很难像他一样谈笑自若了。

我回到家不久,马可同志的女儿海星来了,她拿着一封信,说:“我爸爸请你去一趟,他在医院里。”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赶紧坐下来看信。信上没有不好的情况,

相反,写着一些热情的语言:他要我同他一起写一个比较大型的声乐作品《大寨路》组歌。事实上他已经选出了歌词,考虑了结构,而且突击出了相当一部分音乐。他风趣地写道:“……这是大寨人民的歌词,如果你不按时完成,天咒你,我咒你,群众也咒你!……”这完全不像一个卧床不起的癌症病人的语言。我把信放在桌子上,他消瘦的面影猛然扑上我的心头。我仿佛清楚地看到他明亮的眼神看着我,在等待我回答,我无可选择,只有上车去医院,站到他的面前。

他事实上已经衰弱得多了,说话时声音发抖,每说一句话都要喘一口气。两手无力地平放在身上。但他怀着对大寨群众的热烈感情,讲述着他的设想,询问着我的想法。我看着他那病情沉重的样子,真想象不出他是怎样支撑着身子卧在病床上日夜赶写出那么些音乐来的。我感到眼泪在涌动,但不敢让它流下来,只有尽力平静地同他讨论,并立即把这件工作全部从他手里拿走。我带着他的思想,带着他的音乐,也带着他的意志和精神,开始了他所要求的创作。我感到他对歌词的选择寓意是很深的,既要展示出大寨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又要体现出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理解和展望。组歌以《大寨路》开始,以《大寨花开红烂漫》结尾,中间贯以《心里早已是春天》、《扁担歌》、《铁锤歌》、《干部是普通劳动者》等。不言而喻,这个内容绝不仅仅是表现大寨人自己的心情,这里蕴含着他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前景、对八亿人民未来的道路、对每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精神的深刻理解:八亿人民都要走一条“阳光照、彩霞铺”的大路;而走大寨路、做大寨人,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点燃心窝里的革命之火;就要不怕任何风雪严冬而心里充满春天的阳光;就要抡起开山大锤,管天管地管人,最后要让全中国和全世界“花开红

烂漫”。他在这里注入了他满腔的热情,特别是《心里早已是春天》,很符合他的内心世界。他曾说:“大寨人的话说得多么深刻呵!他们的话简单朴素,却说出了我们大家心里的话。”当时正是阴云密布、“四害”横行的时候,他在医院里,不能多讲。“风摇树,雪压山,脚印踏出一串串,歌声飞出狼窝掌……心里早已是春天!”他非常赞赏大寨人那种身在严冬而“心里早已是春天”的精神境界。在“四人帮”肆虐的时候,他是深受其害的老文艺工作者之一,江青曾公开点名斗他。在他受迫害的八年之中,他身染重病。敬爱的周总理很关心他。但“四人帮”长期不予解放、不给工作,最后在他逝世前一年,不顾他病重,突然强行宣布职务,用来搪塞毛主席对他们拒不解放干部的批评。但马可已经力不从心,扶病上班不久便竭蹶不起了。他曾说:“我支撑着去上班不为别的,是因为那里几百个老同志等着工作,他们多年没工作了。”他对“四人帮”是深恶痛绝的,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起对江青和“四人帮”在文化部那几个亲信的看法。他很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三突出’实质上是突出了他们一伙人,在那一伙人里再突出江青。”针对我当时的低沉情绪,他曾几次对我说:“要有信心,从长远观点来看,人民一定要胜利,历史一定要前进!法兰西大革命,一个资产阶级革命闹腾了70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几年?曲折是必然的,损失也会有,但一定要有信心!”直到他病入膏肓的很长时期,他从来没有垂头丧气过,总是倔强而充满信心。肉体上他可能承认是度着残冬,但精神上他却充满春天的希冀。

3月中旬,《大寨路》组歌写出来了,但他的病情也更加沉重了。他的生命,已经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大家怀着沉痛和依恋的心情,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他却依然像平日一般热心地和同志们研

究工作。他几次要求到歌剧团向大家讲话,但医生不准。于是他让孩子们找来一台录音机,躺在病床上,对着话筒,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头到尾把《大寨路》唱了一遍,把感情要求、处理意见和对大家的希望,都录制下来送给团里,代替他所不能去做的报告。录音在歌剧团排练室放出来了,他衰弱、气喘的歌声使同志们潸然泪下,促使大家奋起排练。就这样,一个被“四人帮”歧视多年的文艺团体,呈现了百废俱兴的气象,仅仅十几个工作日,就排出了《大寨路》组歌,在那一届“五一”节的北京舞台上,演出了一台热情的节目——马可同志在他生命最后对大寨人民和中国革命所做的热情讴歌。

正当同志们在演出《大寨路》的时候,他的病情更加险恶了。5月中旬,他让海星匆匆跑来接我去医院。他无力地躺在床上,看到我笑了一下。“我找你来,是要向你交代后事。我要去上海住院,有些创作工作我不能管了,你多做吧!”他还在谈笑自如,他采取的态度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乐观的战斗姿态,而这是惟一可以给亲人和同志们减少痛苦的态度。他到上海后的来信上曾说:“……你放心,对于我,已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更谈不到屈服,即或到了最后,我也不会成为落汤鸡的。重要的是战斗,不停地战斗。”那时,医生已经把全部病情告诉了他,他深夜把《大寨路》的修改意见、演出要求写成长达数十页的信寄来。我力劝他切不要再作高强度的劳动,并建议他少写信。之后的来信,页数确是少了,但却变成了密麻的小字。他在生命的最后,依然顽强地战斗着。7月初,他来信说想要沿长江西行,走几个地方看看想想,再回北京。我知道他的用意:想最后再冲刺一下,写点东西。但医生坚持不允,他只好回来了。7月中旬,他爬起来让孩子扶着去到展览馆剧场,忍着病痛



1976年7月,《大寨路》组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马可(前排左起第八位)与演出人员合影留念

看了《大寨路》组歌演出。疾病折磨着他,但他泰然自若,用超乎常人的毅力听到最后,并让人扶着走上舞台和大家一一握手,和大家一起留下了他最后一张照片。有些同志在照相时忍不住哭了。在回家路上的车中,他竟然在难受得浑身出汗的情况下,又和我谈着如何按照大寨大队座谈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大寨路》组歌的工作。借着一阵阵从车窗外洒进来的灯光,我看着身边这个时隐时现的高大的身影,真感动极了。这是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7月下旬,他连说话也困难了。我去看他,他断断续续地说:他曾想写几个歌剧,让我也看看材料,让我和海星帮他搞出来。在这个仅剩下一点点微弱的生命之火的病人心,还在如此顽强地考虑着革命的文艺事业。我实在忍不住泪,只好低着头。他断续地说着他的一些想法,我深深为他那些不能实现的愿望而感到惋惜。他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似乎感到了我的情绪,他说:“一定要有信

心。我很乐观……我没有做到的，你们，会做到；我没有看到的，大家，会看到。就人民来说，这就是，胜利……”

我走出医院时外边正是残阳如血。我在喧腾的大街上边走边想：难道这个顽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生命就此停息了吗？……我听见满大街跑来跑去的汽车都在大声喊着：“不——”“不——不——”

7月26日下午，歌剧团来了紧急电话，让我赶去医院。我们赶去时他已经昏迷。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提出：为了给祖国医学治疗肝癌提供一个材料，为了给未来患有肝癌的病人积累一点治疗经验，把自己的遗体交给医学部门解剖研究。

马可同志的一生，是勤勉劳动、顽强战斗的一生。在革命文艺的道路上，他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脚印。从《白毛女》、《南泥湾》、《夫妻识字》到《我们工人有力量》，从《革命人永远向前走》、《石油小唱》直到病床上创作的《大寨路》，勤勤恳恳，不休不息。明知生命即将结束，还要带着绝症为人民冲刺一下。而他之所以能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战斗到最后一分钟，正是由于他心里永远是一个充满明媚阳光的春天。

原载 1977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报》